



嚴 寄 洲 原 著
應 鈞 改 編

腳 印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脚要盤容印

嚴寄洲原著

应鈞改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据同名影片改編的电影故事。內容寫：我駐守在云南國境綫上的一支边防軍巡邏隊，在执行任务时發現了可疑的脚印，战士們根据已有經驗進行了聪明的判断和分析，又經過了巧妙安排之后，全部殲滅了偷越國境的匪特的故事。

本書生动地表現了我边防軍人的战斗生活和他們忠誠、勇敢和奮不顧身地保衛祖國的崇高精神；它同时也告訴人們，任何企圖偷越國境的敌人，不管他們如何陰險、狡猾，也絕對逃不掉必被消滅的命运。

脚 印

嚴寄洲原著

应 鈞改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工商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3/16 字數：22,000

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-3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293

定價(5) 0.10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趙班長：我边防軍巡邏隊的班長，是一個很有經驗，很機警、沉着的老戰士。

喬青：边防軍戰士，是一個剛入伍不久的新兵，熱情、勇敢，但缺乏經驗，又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。

唐彪：边防軍戰士，是一個沉着、聰敏、受過長期鍛煉的軍人。

周排長：边防軍的排長，是一個久經戰陣的老戰士。

木加：是一位熱情、勇敢的苗族青年，聯防隊隊長。

目次

主要人物介紹	1
一 發現脚印	1
二 搜索深山	4
三 騎兵隊出發了	8
四 難道他能飛上天去	9
五 好狡猾的狐狸	13
六 保險他跑不了	18
七 一只小黑熊	20
八 三个匪特	22
九 烟头还冒烟	24
一〇 又是一灘污水	26
一一 “不許动!”	29
一二 審問	32
一三 勝利品	34

一 發現腳印

“四季皆是春，一雨變成秋。”正是云南多變的氣候的寫照。

山坳里飄來大片的烏雲，起初只是遮掩了聳出雲端的山頭，接着連山腰里的樹木也變得無影無蹤了。一陣連續的巨吼，猶如山崩地裂，震動了整個山谷，樹木搖擺着，呼嘯着。霎時間，黃豆大的雨點瓢潑般從天空傾瀉下來，森林的怒吼聲頓時被驟雨的嘩嘩聲所代替了。

急湍的山洪經過了丘陵和峽谷往下直瀉。它繞過樹林，穿過田野，匯成一股巨流，奔騰入江。

黑暗漸漸被驅散了，東方露出了魚肚白。經過一夜大雨的沖洗，大地更顯得壯麗無比。樹林里杜鵑在啼鳴，啄木鳥貼在樹干上發出“獨獨”的啄木聲；鮮艷的映山紅也從樹叢中探出頭來，仿佛向着雨後的天空再再點頭。山澗里的水流也不像先前那樣激湍了。

國界碑旁邊的一條小河，仍像雨前那樣靜靜地流着。河灘上的沙土經過大雨一夜的沖刷，已經有點發松而潤濕。

遠望過去，有三個穿草黃色制服、頭戴軍帽的人，背着槍

在山上走着。他們走到一棵榕樹下，忽然一同伏在地上，其中一個昂起頭，用手撥開面前遮住視線的深草，拿起望遠鏡向國界碑那邊望着。



我人民解放軍邊防戰士，日以繼夜地守衛着神聖的祖國邊疆。

國界碑的那邊，也是高低交錯的山巒，山腰里都是叢叢的矮樹，一道河流把這原野劈成南北兩大片。這時候，村子里的人們也許還在睡鄉里做着甜夢呢！

伏在榕樹旁邊的那個人，可能是由於不耐煩的緣故，氣鼓鼓地向天空望了望，然後轉向旁邊拿着望遠鏡的人說：

“班長，天已經大亮了！周排長不是說有幾個匪特要偷越國境嗎？咱們巡游了好幾個黑夜啦，怎麼連個人影兒也沒有哇！”

趙班長放下望遠鏡，站了起來，順手拍去粘在身上的雜草

說：

“乔青！不会的，上級的指示不会沒有根据的，你执行沒有錯。”

乔青把帽子往后腦勺推了一下答声“是！”兩眼仍朝着國界碑的那边望了望，一边站了起來，一边瞪着眼向那边嚷道：

“嗨！有種的就來！咱們這一回一定要乒乒乓乓地干他一下，不会像上几次那样，空欢喜一場了。”

这时趴在地上的另一个战士也已站了起來，走到乔青身旁，伸手拍拍乔青的肩膀：“像你这样的急性子哪兒能行？这不是干庄稼活兒，一鋤头就能刨一个坑！”

趙班長也嚴肅地說：

“唐彪同志說得好，只要咱們有信心，就是一根鋼絲也能把大樹鋸斷。”乔青点点头，唐彪面露笑容，似乎都領會了班長所說的意思。

“大軍同志！”山坡下突然傳來一声叫喊。

三个人察覺喊声是打背后山坡下來的，立刻回过头去。只見山路上有个挂老弯刀，背明火槍的，一股勁地向山坡上爬來，臉部跟腿膝部几乎碰在一起了；也辨不清是誰，只有头上扎的那条紅布倒是非常耀眼的。

还是趙班長的眼力好，他第一个認清了來人是苗族联防隊隊長木加，忙迎上一步，俯身向下問：“木加，找我們嗎？”木加爬了上來，气喘喘地說：

“噢！趙班長呀！我正要牛蹄嶺去找你們哪！”

問“怎么？有情況嗎？”



苗族联防隊隊長木加，向边防戰士報告在界河邊上發現了可疑的腳印。

“我們联防隊在界河邊上發現了腳印！”

“腳印？”趙班長他們三人同時驚叫了起來。

“哎！”木加點了點頭。

一會兒，他們都消失在山坡下面了。

唰的一聲，一羣受驚的鳥兒從山腰的叢樹中飛起來，掠過山頭飛向遠方去了。

二 搜索深山

木加喘吁吁地跑在前頭，領着趙班長、喬青、唐彪來到國界碑的地帶。河水很清澈，一只水鳥獨腳站在河灘上，見人也沒有飛走，甚至連腳也忘記了調換一下，樣子顯得十分安閑。



木加帶着边防战士趙班長、唐彪、乔青赶到界河边上 看脚印。

趙班長順着木加的手指望去：砂土松松的，河灘上的确印着一個個明顯的脚印，脚尖分明是朝着界河的方向。木加跟在趙班長的身后向界河边走去。他指着脚印說：

“你看！一定又有蠹賊偷跑出國境啦！”

班長瞅着脚印不作声。

乔青搶上兩步，气呼呼地說：“咳！又跑啦！”

唐彪一边走一边思索着。他問木加道：“会不会是寨子里的什么人偷跑出國境呢？”

木加思索了一陣子，肯定地說：“不！以前有，現在沒有了。現在大軍來啦嘛！再說，我們边疆联防上也統統有規定，不許有人再到界河那边去啦。”

趙班長独自蹲在河边，全神貫注地看着脚印，忽然有所發

現似的把木加他們三人都喊過去。唐彪忙問：“怎麼啦？”

趙班長的臉上閃着紅光，精神抖擻地站了起來，說：

“這是敵人偷越國境過來的！”

“偷越國境過來？這腳印的腳尖一端分明是朝着界河的，怎麼是偷越國境過來的呢？”喬青有點不相信。

“你們看，”趙班長的腳向前走了幾步路，回頭對他們說：“人往前走的腳印，腳掌比腳後跟踩得總要深一些。”說着他又走回原地，指着地上的腳印說：“現在你們再瞧！這些腳印，卻都是腳掌印得淺……腳跟印得深。”

木加恍然大悟地連聲說：“噢，是啦！是啦！”

喬青驚奇地望着那些腳印發楞，唐彪用臂肘碰碰他，他好像一下子驚醒過來，揮一揮拳頭，精神百倍地說：

“咱們再找找！”

趙班長蹲下來，眨了下眼睛，用手摸摸上衣左边的小口袋，抽出自來水筆，又掏出袖珍日記本，一屁股坐到一塊光滑滑的大石頭上，手不停筆地在紙面上沙沙地寫了起來。

唐彪和喬青緊跟着倒行的腳印走去。展在眼前的是一座山坡，斜度不大，再往前是一條通往山上的碎石路。唐彪平日听慣木加他們描述過山套里的故事，今天身臨其境，雖然不免有些緊張，但也非常興奮。他指着那條崎嶇的山路說：

“哪！你看，上去是野鹿塘，全是石頭鋪的路，這狗日的真鬼。”

喬青焦急的望望四周，直蹬腳，嚷道：

“真他媽急死人！這麼大深山老林可到那兒去找呀？瞪着

兩眼干着急，有力气也使不上啊！”

这时唐彪忽然听到趙班長喊他，就拉着乔青往回跑。趙班長迎上來，遞給唐彪一張疊成三角形的信，說：

“唐彪同志，你去报告排長，就說今早發現有人偷越國境，根据脚印判断，敌人可能打这兒上去鑽黑山的老林……。”

唐彪从趙班長手中接过信，放進內衣的口袋里，正要起步，班長又說：

“我和乔青同志先順着敌人的脚印搜索。到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地段和排長会合！”

唐彪答应了声“是！”拔腿就跑开了。这里趙班長立刻吩咐木加：

“你赶快回寨子去，通知各联防隊，按照規定的任务，守住各条要路的口子！”

木加急忙答声“是！”轉身就走。

这里趙班長就和乔青兩人順着青石路巡視过去。乔青在前头一股勁地往上爬，班長却一面走，一面打量着路的兩旁。路旁長滿了荆棘和叢草。他突然在一塊草地旁边站住了，蹲下來察看了一下，就叫住了走在前边的乔青。

乔青回來蹲在趙班長身旁一看，只見遍野的喇叭花，花瓣上凝結着晶瑩的露珠，在晨光中閃爍可愛。只有一处，非但花朵和野草上沒有露水，而且还有被踐踏过的痕迹。乔青像小孩似地高兴得叫起來了：

“才走不久呐，班長！”

趙班長还是蹲着，沉思地說：

“乔青，会不会是野鹿塘的哈尼族，到野地里來哈迷撒呢？”

“不！不会的，班長，今天不是龍日，也不是虎日，哈尼族都在地里干活，寨子里的人不会到这兒來玩的。”

趙班長点点头，現在可以肯定，这就是他所要找的綫索，他給乔青遞个眼色，搜索的工作便开始了。

三 騎兵隊出發了

十几間瓦屋順着蜿蜒的公路一字兒排列着，屋后是一片疏疏密密的竹林。竹林深处露出兩根相隔丈把远的竹竿，竿头用黑色的綫联系着。一到晚上，竹林里还会透出隱隱約約的灯火，風一搖动，就仿佛有許多星星躲在竹林里面眨着眼睛。

竹林里另有間瓦屋，室內的陈設很簡單：一只鬧鐘和一架軍用電話机擺在寫字台上，旁边是兩把竹椅子，此外还有一張長台子，左右放着兩張大長凳；牆壁上除了一幅大地圖以外，就什么也沒有了。周排長就是这屋內的主人。他平日待人挺和气，所以寨里老老少少只叫他周排長，可就不知他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道他的家鄉在什么地方。苗民們时常來訪問他，發現他不是嘴里銜着一根烟在室內踱來踱去，就是停下來望着牆上的地圖出神。

这天，跟往日有些不一样：瓦屋里的气氛似乎緊張些，室內也多了几个人。周排長手拿着紅鉛筆在地圖上划着記号；一边以沉着的声調向站在身旁的唐彪說：

“这和我們所得到的情报是完全符合的。……你通知騎兵班立刻集合！”

唐彪应声“是！”便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出瓦屋。这里周排長又叫值班員接通連部的電話。

周排長想起上級的指示，不禁会心地笑了。是啊！世界上只要有帝國主义存在，特务土匪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。所以，作为一个边防战士，就不能松懈和麻痹。因为在这里，一种看不見的斗争，每时每刻都在進行着。美蔣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垮台的。

这时，值班員進來报告說，電話已經接通了。

周排長过去拿起耳机就喊：

“喂，你是白熊嗎？我是飛馬啊！我要找四十一号講話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周排長剛放下耳机，就听到門外响起了集合的号声，接着又傳來一陣騎兵隊集合隊伍的馬蹄得得声。他馬上拿下壁上的地圖收藏起來，整理一下衣帽匆匆地向門外走去。这时騎兵隊早已集合在門前，一匹备好鞍子的棗色馬正仰起了头在嘶鳴着，他縱身上了馬，手一揮，喊了声：“出發！”只見塵埃起处，馬蹄得得，一隊人馬穿出竹林，从小路上飛也似地去了。

四 难道他能飛上天去

趙班長和乔青背着槍全神貫注地在野地上巡視着。春天的田野是美丽、多彩而喧鬧的，但这一切目前是再也引不起他

們的興趣了。現在他們所全力以赴的只有一件事：那就是發現那個偷越國境的敵人並且抓住他。眼前一段橫斷的山梁擋住了前進的道路，他們四下一望，再也無路可通了。趙班長伸手到掛包里拿出一幅小型地圖，和喬青兩人仔細地看了一會兒，忙又把它收藏在掛包里。



趙班長和喬青研究偷越入國境的匪特竄逃的去向。

雲霧瀰漫在山腰里、樹林里。滿山遍野都罩上一層乳白色的紗幕，透過這層薄紗，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一些小動物在蠕動着。趙班長和喬青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着，他們有時一前一後地走着，有時並排地前進。最後，他們終於爬上山頂了。但山上的霧和山下一樣，四顧茫茫，不辨方向。

趙班長抹去手表上的霧氣，看了看時針，說：“喬青，我們歇一歇再走。”說着，就拉喬青在一株大樹底下坐下來。喬青

是个急性人，他烦躁地说：

“班长，我看咱们今天又是白跑一趟哪！”

赵班长用手帕抹掉脸上的汗珠，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乔青，你急什么呢！”

乔青越想越冒火，越想越委屈，忍不住发起牢骚来了：

“哎！叫我怎么能不急呐！我参军快一年半了，还没上过光荣榜呢！到今天为止，就连敌人长着几个鼻子几只眼睛都不知道！这几天我心里老琢磨着，说起来呀，还不如我当民兵那时候呐，我跟着野战部队作战，好歹还立了个三等功哩！”

赵班长知道他又犯了急性病，就耐心的对他说：

“做咱们的工作就要有坚忍心和耐心。你难道忘了？……去年年底，我带了刘全同志等到分水嶺去剿匪，在林子里搜索了五天五夜，那时候我心里思量着：算了吧！这么大的深山老林打那兒去找呐？后来又一想：不行，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！我咬了咬牙，忍着饿，挨着冻，又继续追尋。嘿！……”

乔青听得出神，忙问：“后来怎样呢？”

赵班长继续说下去：“谁知道这天就遇上了，来了个一网打尽。你说，咱当时要不坚持一下，不就白费工夫啦！”最后，他着重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所以我们一定要沉着，要有自信，要不怕艰苦……”

乔青听到艰苦两字便截断了班长的话，抢着说：

“艰苦？艰苦它算姓个啥？我是说，咱们每晚上听无线广播，不是说康藏的兄弟部队快把公路修到拉萨啦？海防部队渡

海作战又解放了几个海岛，我听了这些消息呀，心里就急得像火燎一样！”

趙班長听到这里，不禁笑了。他心想：这小子，真是个好样的！他带着鼓励的口吻，拍拍他的肩膀友爱地说：

“要是没有我们边防部队守卫着这边境，那敌人就会大摇大摆地闯进来破坏咱们祖国的建设，你能说这个不重要？”

乔青心里一亮，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别扭了。他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朝远处扔了出去，一边故意嘀咕说：

“重要是重要哇！可就是，嘿……。”

在乔青扔出的石子掉落的地方，扑扑地飞起一羣鳥兒。趙班長是个老边防战士，他有别人少有的机警和嗅觉。当下，他立刻叫乔青到鳥兒飛起的地方去察看一下。

乔青连忙奔过去。他在鳥兒起飛的地方发现一些包谷瓢子。他用脚踢了踢，就向趙班長喊道：

“鳥在搶包谷瓢子吃呐！”

趙班長一听，似乎失望了，又擰起兩道濃眉苦思着。乔青知道他正在盤算着什么，但又不便多問，就在他的身旁坐下，伸手从挂包里掏出一把餅干來，說：“班長，吃点干粮吧！”

趙班長接过餅干，一边吃着，一边沉思着。

“真奇怪！难道他能飛上天去？”他自言自語說。

靜默了片刻，忽然班長的濃眉跳動了一下，轉身問乔青說：

“乔青，这里的兄弟民族上山打柴，都是帶什么吃的？”

“包谷粑粑，米粑粑唄。”乔青簡單的答道。他还不明白趙